

# 以英雄的名义“塑”说“雕”琢

□徐亚娟 陆少平

他要把那些遗失在历史一隅的抗联英雄们都做成雕塑,让更多的人知道抗联、了解抗联、传承抗联精神。

龍江故事



《东北抗联十一将军》架上雕塑 李平

择一事,爱一生。这可能就是青年雕塑家李平的写照。从城市雕塑到把目光聚焦到抗联英雄雕塑上,一凿一刀雕刻着时光。十年,不短的时间,《赵尚志将军》《夏云阶将军》《冷云碑》等100余座抗联题材作品、一座座抗联指战员们的雕像成组成群,就像丰碑屹立在英雄们战斗于斯、长眠于斯的黑土地上。

日前,笔者来到佳木斯市见到了“为抗联英雄塑像”的李平。

李平站在佳木斯市创业孵化园“李平雕塑艺术工作室”门口,看起来像一个在校实习的大学生,淳朴实在的样子似乎就是邻家大男孩。推开工作室的大门,当他和眼前那组雄浑悲壮的《东北抗联千里西征》雕塑作品“融合”在一起的时候,才能体会到,他的朴素中蕴藏着执着,谦虚中浸透着自信。

2008年,23岁的李平从北京回到故乡佳木斯市,成立了李平雕塑工作室,同时注册成立了佳木斯市东极丽景景观雕塑艺术有限公司。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推算,2001年入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,2003年第一件代表作品大型壁画《阳光》系列在北京面世,2003年成为中央美院雕塑工程部实习生,2006年雕塑设计作品《同一个世界共一个梦想》获北京奥运国际雕塑征集佳作奖,《射》获得优秀奖,《大中华》获得集体一等奖。从16岁到23岁,7年的时间,李平完成了学业,创办了公司,独立和合作完成了上百件雕塑作品。他完成了一个少年从家乡启程,在北京求学奋斗,满怀理想重回家乡的成长历程。也是在这样的梳理过程中,我们惊喜地看到一个雕塑艺术人才脚踏实地的成长之路。李平说,跟别人比,自己从来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,如果一定要说,那就是自己肯定比其他人勤奋。

回到家乡的李平,开始用更多的时间来研读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这座城市。从工艺上的匠心到思想上的确立、情感上的投入,让雕塑作品和城市的历史文化气息相融合,让雕塑作品和这座城市的脉搏同频跳动,成为城市之眼,家乡之魂。

2008年,佳木斯市沿江十里景观带东段建设知青广场,面向社会征集“知青广场”的雕塑设计方案,80后的李平,能否理解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,担起知青广场这样复杂的主题雕塑设计?他每天放着知青时代的歌曲,翻看知青文学作

品……那些在歌曲和文字中流淌的思路最后汇集到一起,一头倔强的垦荒牛出现在他的设计图上,《开创新时代》诞生了。该方案通过审查后,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出现了,全国知青代表将汇聚佳木斯参加首届知青节,同时要观察知青们捐建的知青广场。留给李平这座15米高的不锈钢、大理石、铸铜混合材质的雕塑建筑的施工时间只有45天。因为运输问题,他不得不一再调整施工方案,把石材从北京运到佳木斯施工现场加工制作。自此开始,李平每天早晨4点准时带着50多个石刻工人在现场雕刻,每天工作14个小时。经过40天的努力奋斗终于全面竣工。李平和他的团队得到社会业界的认可,作品获得当年建设部全国城市雕塑工程项目年度大奖。

同年,佳木斯市政府面向社会征集,赠予友好城市——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市的雕塑方案,李平设计的象征着中俄两国睦邻友好、具有中国特色的《中俄结》方案中标,得到中俄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,这件作品至今屹立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广场。

2012年,李平完成了大型雕塑《抗日英雄冷云》的创作,抗日英雄故事《八女投江》中指导员原型冷云的故乡是佳木斯市桦川县。这部作品高4.5米,宽18米,材质为花岗岩,人物为胸像造型,底座为水纹造型,寓意冷云精神融入了这片土地和江水,后面浮雕为八女投江的场景,英雄冷云神情坚毅,视死如归,再现了当年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情景。这幅作品屹立在桦川县沿江公园冷云广场,已经成为当地著名地标。这部作品让英雄女儿魂归故里,成为故乡亲

人凭吊瞻仰英雄女儿的寄托。

2017年9月,李平组建了6人的创作小组,10人的资料小组,历时半年时间,完成了架上组雕《抗联千里西征》的创作,获得省委宣传部文化产业扶持基金50万元,作品画面中呈现了士兵、将军、老百姓等120余人,有9组故事贯穿其中,再现了完整宏大的战争场面。

目前,李平正在全力投入《抗联千里西征》大型石材组雕作品的创作,这套大型雕塑是原架上雕塑《抗联千里西征》的扩版,其中最大的一座长50米,高14米,全部作品预计在2020年完工,2019年4月份开始安装该项目的第一组。这套设计方案得到了社会资本的投资,整体投资达2千万元,即将落户在汤原县国家原始森林公园。

2009年至今,李平创作了《汤原会议》《赵尚志将军》《夏云阶将军》《冷云碑》等100余座抗联题材作品。

李平说,10年的时间,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抗联题材作品的创作中,抗联题材已经成为他创作的源泉,他要带领团队深入挖掘东北抗联先烈的事迹,把那些遗失在历史一隅的抗联英雄们都做成雕塑,让更多的人知道抗联、了解抗联、传承抗联精神。今年是建国70周年,他要以一座免费公益的、占地3000平方米的抗联雕塑展馆向祖国献礼,同时要把自己多年来创作的抗联作品微缩版展示出来,通过展览、展示等活动来推动抗联文化的传承。

# 我想当音乐家

□郑军

真正快乐的人,并不是在生活中到处寻找快乐的人,而是把生活本身变成快乐的人。

小浮记生



《执琴者》版画 朱宇航

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,我从上小学开始为何那么嗜睡。课间10分钟休息,也得趴在课桌上眯一觉儿,放学回家后帮妈妈做完家务,吃过晚饭,就躺在炕上呼呼大睡,有时连衣服也懒得脱,一觉睡到次日天光大亮。我奶说:“困了就睡吧。等你过了50岁,觉就越来越少了,想睡也睡不实诚呢。”我奶说得对!

睡不着,我就信马由缰,胡思乱想。

想起自己年少时的志向,想当音乐家。为什么是这个志向?因为那时我有当音乐家的条件。

从内部来说,我妈年轻时唱过评剧,我妈虽然身在业余剧团,但唱得专业。那时我还没出生。我妈唱新凤霞“新派”唱得最像最有味道,是在我记事后我妈同学甄姨跟我说的。会唱评剧的妈妈给了我艺术基因。不是吹牛,那时别看我只有七八岁,是个懵懂不懂的孩子,但我唱歌不跑调。对当时那几首人们经常唱的歌曲,虽然我不识谱,但听几遍就会唱。不仅会唱,还能用口琴吹出个调调。就凭这“天赋”,我刚上14岁,就毫不悬念地被公社选为广播站业余播音员、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员业余演员。

从外部来看,条件也不错。我爸的一个同学,比我爹大一岁,我唤他大爷。他家和我家一样,都住土坯房;他家和我家一样,不管什么时候进屋,总能嗅到肥皂的淡淡清香;他家和我家一样,物质贫乏,物品摆放却很整齐。唯独不一样的是,这位大爷有一把小提琴,挂在他家一进屋就可看到的用报纸糊的那面墙上,发着红黄相间的耀眼的光泽。好像在长满一片黄花的大地上,一下子蹦出一枝刺眼的玫瑰,既风光又灿烂。这东西吸引我经常去他家,使我站在那里长

久地发呆,只是看,不敢摸。偶尔见大爷面露笑容,我就乘机试探着哀求:“大爷,你拉一曲吧!”你听不懂,拉什么拉!我自讨没趣,灰溜溜地走出他的家门。但受小提琴的诱惑,我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脚,情不自禁地三天两头去他家,用垂涎欲滴的眼光瞄向小提琴,做着想当小提琴家的白日梦。我不知道,大爷这把小提琴是咋来的;我知道,当时我出生的那个3000多户人家的公社(如今叫镇政府所在地),别人家是万万买不起这玩艺的。直到有一天,他家大女儿(与我同龄,比我早出生四个)一脸严肃地对我说:“以后别上我家来了。我爹我妈怀疑咱俩搞对象!”哎呀妈呀!我才十来岁,哪知道搞对象啊!再说了,那时我们那里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封闭,男女娶嫁要从父母之命、听媒妁之言。别说小孩子,就是大人自主搞对象,都往往被人耻笑,甚至在你身后指指点点,说一句“要流氓”。我不敢去他家了,真的不敢去了。

1974年麦穗微黄、苞米灌浆的时候,我被校长告知:你被选为公社广播站业余播音员,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业余演员。到1976年底,文艺宣传队宣告解散。在宣传队,我是一位拉京胡的佩服得五体投地,于是又做起想当音乐家的白日梦。这位看上去50岁左右,个头高高的,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,胡须剃得光光的,穿戴整洁,他的行为举止与别人不太一样。后来我理解,这位老师身上有一种华贵之气。听我们团长范叔说,这位老师姓刘,原是山东省某京剧院

的著名京胡演奏家。后来京剧院解散,刘老师投奔亲属,举家迁移到我的家乡,进行劳动改造,以便日后脱胎换骨。刘老师说我“具备京剧老生演员的基本素质,值得好好培养”,就给我“吃小灶”。在老师的耐心指导和训练下,我终于登台表演,一段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唱段《誓言把反动派一扫光》唱得有点像原唱,得了奖,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,扉页上写有“大学小斯庄,唱得满天红”几个歪歪扭扭的钢笔字。这可是我生平得到的第一个社会奖励,况且那上面印有公社革委会的大红印章。所以,尽管我还不知道小斯庄是个什么地方,又为什么向它学习,但还是如获至宝,很郑重地揣进小棉袄里兜,紧贴心脏。我妈最高兴,晚饭给我煮了一枚鸡蛋,算作家庭奖励。往后,我继续学唱京剧,没啥进步,倒对京胡有了兴趣。不知为啥,在我眼里刘老师拉京胡的架势非常带劲,京胡所有部件好像是从他身上长出来的,演奏起来十分娴熟。他拉弓子,不是在拉,像在拽;他按琴弦,不是在按,像在弹。那美妙的琴音,不是从我的感官系统进入的,像从头骨盖敲进来的。几十年过去了,这种感觉至今还有。所以我说,京胡美妙的音色我用头顶能充分感受,耳朵听音倒列其次。欣赏时,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摇首拍膝。刘老师看出了我对京胡兴趣浓厚,就要教我学拉。他对我说:“唱京剧的人很多,干这一行,将来难以出人头地。拉京胡的人不多,你要是学好了,准能有出息。”可是,我家买不起京胡。再后来,刘老师故去了,我去当兵了……

日子过得真快呀!再过两年,我60岁啦。想当音乐家的往事,连同年少时萌发的所有理想志向,统统尘封于历史。

年轻有年轻的激情,年老有年老的稳重。年轻人过于稳重,那叫老气横秋;老年人过于激情,那叫神经错乱。年轻时作文,好在形容词和成语上费思量、绞脑汁,聚拢一大堆华丽辞藻,看上去好像挺有才,实则言之无物。如今为文,才知道那些朴实的“大白话”才是“人话”,简洁生动,表达准确,便于理解。

年轻有年轻的志向,年老有年老的理想。虽然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距离,且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,但人不能因此而没有理想。没有理想就会失去人生的正确方向,就会暗淡生命之缤纷色彩。倘若问我现在有什么理想,我一时还真的说不清楚,说不清楚的是大道理,能说清楚的是最简单也最管用的“大白话”,这就是:做人,往实了做。无一日敢懈怠,无一日敢马虎。绝不溜须拍马,绝不马首是瞻,绝不虚头巴脑,绝不昨夜呼呼。活出个“自我”给自己看;工作,往好了干。对得起良心,对得起工资。属于自己该干的,绝不推给别人;能当天完成的,绝不拖到明天;处事,内存自知之明,外听逆耳之言。绝不妄自菲薄,绝不妄自尊大。

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,今天就是余生,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。所以,才应该过好每一天,活出快乐,活得有滋有味。真正快乐的人,并不是在生活中到处寻找快乐的人,而是把生活本身变成快乐的人。

这样想着,困了,眼皮打架,睡吧。做了个梦,梦见千里之外的我那两盆文竹,四个月来在亲属精心侍弄下长得蓬头蓬脑,活像两把绿油油可爱的小伞。亲属问我,要不要修剪一下?我说,不用,只管它们自然而然地成长好喽。

# 沙丘上的故事

□韩文友

在父亲的汗流浃背和人们的唏嘘声里,我神奇般触摸到了梦想、信仰,以及关于创造最原始的那份踏实与快乐。

时光登记者



《老屋》水印木刻 于承佑

那三间土房,是在一片沙丘上慢慢长出来的。

这片沙丘在村子里叫沙岗,像一只扣在桌子上的碗,寂寥在雪水温的东北角。沙岗上一片墨绿的玉米,一条小路从玉米地穿过,一垄一垄蹬上去,像爬一条又深又窄的梯子。梯子尽头,就是河汉口,坐在河边就可以钓鱼了。沙岗高处的碗底儿部位,多少年不长秧苗儿,连杂草也不长,光秃秃的,如同一个谢了顶又心有不甘的脑袋。

早春三月,黑黑的雪尚未在阴沟里,父亲开始动工了。他推来一辆独轮翻斗车,电影里老区农民支援前线的样子,一脸兴奋地把高处的沙土推向周边的坡地,一趟一趟,夜以继日。我问父亲为啥要跑岗上盖房子。岗上高,不受水气。父亲轻描淡写地说,将满车斗的沙土掀向坡下,沙子像泼出去的水,洒出一片,看不出原来的分量。

父亲用了整整一个春天的时间,把东北岗上的沙子推出了一片平地。远远望去,沙岗不再是一个扣着的碗了,它变成了一个大圆盘子,四平八稳地扣在了大地之上。

转年的春天里,父亲要垒墙了。石头地基是头年的秋天打下的,像一个放倒地上的大大的“目”字,深深嵌在沙岗上,方方正正。一个“A”型草棚子盖在这栋尚不见身影的房山头上,算是临时工棚。早上醒来,我一擦油饼、一碟煎鸡蛋和一壶凉开水拎到草棚里,就坐在那儿看盖房子了。

看一个人盖一栋房子,对一个孩子来

说,无论如何,都是一件很绝望的事。那个年月,父亲差不多有50岁。父亲用马车拉来黄土,小山一样堆在“房”后。这种黄土很粘,吐几口唾液,便可在木板上拍打出来。土块,坦克,轮船和无数战士,不胜的士兵,在阴凉处慢慢晾干,结实而光滑。我的“看”盖房子的寂寞时光都是在这些拍打中消磨掉的。我热爱这堆黄土,远胜过眼前这座虚幻的遥无完期的房子。

父亲把墙垒到一人高的时候,我看出了房子的模样,便活跃起来,在墙根下跑来跑去,规划着哪里是我的房间,哪里放我的书桌和坦克。

我问,下雪的时候,我们就能住进新房了吧?父亲抱着一块土坯沉想了片刻,说,下雪的时候才封房盖儿,不能住,太冷。

父亲正在搬弄一个卡凳。他在矮墙的

周围放置了许多“7”字卡凳,凳上铺了一溜单行跳板,踏上去了颤颤悠悠,惊险而刺激。

夏日的夜晚,父亲躺在他的房子里,望着满天的星斗。我不知道,那些意气风发的日子里,他都想了些什么。

村子里的孩子三三两两从我家房子旁边路过。他们扛着鱼杆,拎着蚯蚓罐,毫无疑问,他们是结伴到河汉口钓鱼去了。

我不能去钓鱼了,我要和父亲盖房子。我成了随叫随到的小伎使,父亲在跳板上,我要给他递烟、递火、递水、递家什。看着伙计们大摇大摆又幸灾乐祸从河汉口回来,我懊恼至极,心想,这个房子要是这样盖下去,我这一辈子都别想去钓鱼了,我的一生,算是毁在这个房子上了。

过往的大人远远地讥笑父亲,这么个盖法儿,娶儿媳妇还是来得及呢。父亲嘿嘿地笑了一会,自言自语道,来得及,来得及哩。

令村里人惊愕不已的是,父亲真的竖起大拇指,盖房子盖得真好。父亲盖房子盖得真好,盖得真结实。我站在矮墙的外边,看着父亲盖房子,盖得真结实。

上房盖儿了,沙岗上站满了观望的人。父亲腰上挂着一个钉子盒,在房顶上叮叮当当地走钉,有条不紊。我在地面上手忙脚乱地为父亲钉子帽儿。钉子帽儿是用橡皮大小的油纸做成的,我在一个有漏眼的铁砧上,把钉子穿到油纸片里,听到父亲高高在上地喊,来钉儿!我便猴子一样爬上卡凳,翘着脚把穿好的钉儿供应给前线的父亲。

在父亲的汗流浃背和人们的唏嘘声里,我神奇般触摸到了梦想、信仰,以及关于创造最原始的那份踏实与快乐。

房子盖得很顺利,第三年的秋天,我们终于住进了沙岗上崭新的房子里。

那天,已出嫁多年的大姐二姐相约着从婆家回来,帮母亲擦拭玻璃,安顿物件。屋子里充满了石灰粉清新的味道,以及姐妹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。父亲到河汉里下了一张大网,他要挂一条鱼回来。用他的话说,住新房子了,弄条大鱼炖上,才对劲儿呢。

父亲顺便在河汉里洗了一个澡。水很凉,父亲的脑袋露在水面上,嘴里长长地舒着气,说痛快。十几年后,经过反复的折腾,我好歹考上了一所大学,也是深秋,我来到河汉口洗了一个澡。水浸漫着肌肤,像针扎一样——我忽然感觉到,在了却了一桩心事之后,站在刺骨的河水里,真是一种大痛快。

我们在沙岗上的房子里一口气住了二十多年,直到把那个新土房住成了老人屋。积年的墙皮一层层剥落,土坯裸在外边,雨水侵蚀,已看不出一块叠一块的坯子了,它们无法分割地粘在了一起——那的確成了一座黄泥拍打起来的实实在在的土屋子了。

父亲在那个房子里度过他的七十岁生日,他躺在他的土炕上,慈祥着他的脸庞,微笑着看他的儿女们,他儿女的儿女们,围着桌子喝酒,打麻将,争吵。一年秋天,黑龙江涨起了大水,水漫村庄,有人家的火炕被淹没,有人家的苦房被冲走,我家沙岗的院落却滴水未进。

房子也有它的命。它在人世的沧桑中渐渐老去。许多年后,我站在远处向那所老房子望去。父亲盖起那所房子,当年在我眼里高高耸起,如今是那样的矮小,萎缩在同样低矮的一片民舍中间。悠远的天空下,老屋静卧在那片高高的沙岗上,漂泊在我前生后世的记忆里,临风沐雨。他的确老了。

二哥盖起了四间大砖房那年,为让父亲母亲搬过去一起住,自作主张把沙岗上房子卖掉了。搬家的那天父亲不在,他在沟堂给果树打叉了。三辆大车,十几号人,七八手脚就把沙岗搬得空空荡荡,只剩一幢孤伶伶的老房子,了无生气。

一天下午,父亲出去喝酒,夜晚未归。母亲打发我们去找,遍寻了所有他常去的人家,不见人影。又去沟堂里看果树的小窝棚里找,仍没有人。那夜下了很大雨,我和二哥的车子陷在山路上,搞得两人浑身泥水,怨气冲天。回到家已是半夜,父亲仍旧没有回来。